

● 沈胜衣传奇系列之二

雷霆千里

「台湾」古龙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雷霆千里

台灣古龍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王大伟

装帧设计:怀宇

雷霆千里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2.5 印张 27 万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

ISBN 7-80605-080-9/I·42

定价:9.40 元

序

自从写了“小李飞刀”和“侠盗楚留香”之后，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了，“古龙”的名字也越来越响。书店里陈列着我的书，电视里放着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，街道上的音响喇叭里唱着“小李飞刀”的曲子，甚至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我同意让他的酒店名字叫“楚留香酒馆。”

我感谢读者的厚爱。对这两个人物我也有自己的看法。“小李飞刀”李寻欢侠义善良，但也有性格上的弱点。他感情脆弱，拿不起又放不下，爱林诗音，但又不愿向她吐露真情，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，用喝酒来打发光阴，消极、悲观、痛苦，一生都处于矛盾和悲剧之中，活得很累太不洒脱。

楚留香呢？他潇洒、风流、幽默、诙谐，游戏人间，行侠仗义。他能把一件极难办到的事做得很漂亮，这的确很绝，很令人神往。很多人认为我在小说开头写的一纸短笺最能说明问题：

闻君有白玉美人，妙手雕成，极尽妍态，不胜心向往之。今夜子时，当踏月来取，君素雅达，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。

这张短笺把一桩盗别人宝物之事，写得轻松、优雅、很有诗意，这就是楚留香的品格。

我有很多智慧很高、很有文学修养的朋友，他们一见到我总会问：“小李飞刀和楚留香写得真好，你为什么不

继续写下去，多写几集呢？”

我笑笑。

我只能笑笑。

小李飞刀已写到了极致，楚留香也写了八集，胡铁花也老了，怎么还能写下去？再写下去，也只能落入固定的形式中。

那么，我还写不写？

当然写！还要求变、求新，突破过去的陈旧俗套，重新尝试新的写法，塑造一个新型的侠客——沈胜衣。

沈胜衣，他不但有小李飞刀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，还有楚留香的飘逸潇洒、风流幽默，同时，又有他们的智慧和武功。小李飞刀是用刀，楚留香不用兵器，但沈胜衣却是用剑，而且是双手剑。

沈胜衣的故事曲折离奇，紧张刺激，而且很香艳，但绝不荒唐无稽，而是充满了爱与友情，慷慨与侠义，幽默与同情，希望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，能从书中受到启示，对这世上的人和事，看得更深些，更远些。

这是我写沈胜衣的最大愿望。

目 录

上 集

- 护花纵有力 劣行难获谅…………… (1)
决斗大江上 生死两不顾…………… (39)
笑谈身后事 无计慰红颜…………… (76)
为朋友尽义 愿两胁插刀…………… (112)
力斗两枭雄 苦劝俏娇娃…………… (147)
初战冷香院 手刃恶花奴…………… (174)

下 集

- 粉侯筹大计 王朝倾巢出…………… (203)
我计胜你计 火攻胜围攻…………… (233)
将机关算尽 天堑变通途…………… (259)
公主自缢亡 国师心茫然…………… (287)
手擎日月剑 自刎怒江寒…………… (317)
峡谷成争鹿 狂人孰卧龙…………… (344)
江畔大决战 司马王朝亡…………… (371)

护花纵有力 劣行难获谅

上 集

夜已深，雾正浓。月圆中空，月光透过浓雾射下，更加迷朦。

没有风，那浓雾就像是一重重的乳白色的轻纱，笼罩着整个市镇，所有的景物看起来都不怎样真实。

这时候，大多数的人相信都已经在梦中，长街两旁的屋子，甚至连一点灯光也没有。

长街上却仍然有人。一个幽灵一样，看来也不怎样真实的人。

那个人一身白衣如雪，面色亦有些苍白，沐着月光，更就像只是由一团雾气凝成的，随时都会飘散。

他的年纪似乎并不大，却蓄着五绺长须，双手低垂，站在那里一动也都不动，面上也没有丝毫表情变化，完全就泥塑木雕也似。

在他的左腰，挂着一支剑，几及四尺，比一般的剑要长，而且也狭窄许多。

他站在那里显然已经很久，一身衣衫已经被雾气披湿。

长街寂寥，他面东而立，若有所待。

更鼓声遥遥传来，二更已将尽。昏黄的灯光闪处，一个更夫从街角转出，一面敲着更鼓，一面向白衣人这边走来。

更夫已老大一把年纪，老眼昏花，弓着腰又走前数丈，才非常突然地发现这个白衣人。他当场一呆，诧异的一声轻呼，停下了脚步。

那个白衣人一些反应也没有。

更夫又等了一会，才大着胆子走过去，战战兢兢地走到那个白衣人的面前，举起灯笼照去。

白衣人还是毫无反应，那双眼睛就像已凝成冰雪，闪着冷芒，却眨也不一眨。

更夫越看越心寒，不由自主倒退了几步，脱口猛一声惊叫，转身急奔了回去。

白衣人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冷笑。

昏黄的灯光闪逝，急风一阵吹过，吹起了白衣人的衣袂，也吹去了他嘴角那一丝冷笑。

急风隐约带着马蹄声，再一阵急风吹至，马蹄声已经很近了。

高墙内狗吠声突起。

一骑快马也就在狗吠声中冲入长街。

白马红衣。

那匹马浑身雪白，一根杂毛也没有，显然是一匹千金难求的骏马。

骑在马上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一身红衣，还加上一袭红色的披风。

那种红色在月夜中仍然夺目，就像是鲜血，就像是火焰。

披风“猎猎”飞扬，那个女孩子一团火也似向这边飞来。

白衣人冰雪一样的眼瞳终于融化，目光一闪，有如闪电般一亮。

在他周围的浓雾立时激起来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疾推了出去。

那个女孩子一骑已奔至白衣人身前三丈，即时一动缰绳。

“希聿聿”马嘶声中，白马前蹄一奋，人立而起，但随又踏下。

女孩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上下打量了那白衣人一眼，一面轻拍马脖子：“雪儿，不要怕。”

语声悦耳，她的说话与神态都带着稚气。

白衣人闪电一样的目光同时落在女孩子的面上。

目光相接，女孩子心头一凜，微嗔：“你怎么这样看人？”

白衣人不觉目光一敛，突然道：“火凤凰易菁菁？”

“就是我了。”女孩子有些诧异：“我可不认识你。”

“我姓杜——”白衣人一字一顿：“杜伯文。”

“杜仲武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弟弟。”杜伯文目光再亮：“我们也许完全不相似，但这是事实。”

易菁菁轻声道：“你知道我砍断了他的一双手？”

杜伯文冷冷道：“他的一双手在杜家最是精巧，琴棋诗画，无不媲美名家。”

“他的剑却用得并不好。”

“因为他也只是一个人，所以非独剑、就是琴棋诗画严格说来，亦只能说是不错，与名家其实还有大段距离。”

易菁菁“嗯”的一声。

杜伯文接道：“但是在我们的杜家，却没有其他人能够像他

这样多才多艺，在兄弟之中，最得宠的当然也就是他了。”

易菁菁点头：“这不难想像。”

“就是他本人，也很欣赏那双手。”杜伯文语声一沉：“对他来说，那双手，有甚于他自己的性命。”

易菁菁沉默了下去。

杜伯文的语声低沉：“所以当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发觉失去了那双手后，他做了一件很突然的事情。”

易菁菁樱唇微开，欲言又止。

杜伯文接道：“他以脚将自己的配剑挑起来，然后将自己的咽喉迎上去。”

易菁菁脱口一声：“他死了？”

杜伯文目光收缩，冷冷道：“听说姑娘所以断去他的手，是因为他当时企图对姑娘轻薄。”

“很多人都看见。”

“舍弟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这个做哥哥的当然也很清楚，虽然当时我不在场，但我还是相信姑娘当时的确有断他一双手的必要。”

易菁菁轻掠了一下被风吹散的秀发，没有打断杜伯文的话。

“不过他终究是杜家的人，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也应该由杜家的人来处置。”

易菁菁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是我已经处置他了。”

杜伯文叹了一口气：“杜家在武林中虽然比不上南宫、慕容，但也不是一般可比，多少还有些地位。”

易菁菁眼珠子一转：“你们打算怎么样？”

“家父有话下来——”杜伯文一字字地道：“这是血债，一

定要血偿！”

这是易菁菁意料之中，并没有丝毫的惊讶，只是问：“你现在动手，还是等其他的人到来，一起上？”

杜伯文冷冷一笑，双掌一拍。

他的一双手有如白玉，十指修长，发出来的掌声在静夜中听来，却有如霹雳一样。

两行三十多个白衣汉子应声从他身后两侧巷子里奔出来，雁翅一样在他左右排开，左手各执火把。

火摺子一剔，所有火把几乎同时燃起来，长街迅速被照耀得有如白昼一样。

易菁菁竟然不为所动，急风吹过，伸手又一掠被风吹散的秀发。

急风吹来了一阵急遽的马蹄声。

杜伯文面上的笑容更森冷，盯着易菁菁。

易菁菁轻捋那袭血红的披风，动作神态却仍然是那么的娇憨，似乎并没有将杜伯文等人放在心上。

杜伯文虽然没有说出来，心头已起疑，易菁菁的镇定实在出他意料之外。

急遽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夹杂着叱喝声，不过片刻工夫，十三骑快马已冲进长街内。

当先一个须发俱白的青衣老人，左手控缰，右手倒提着一柄斩马长刀。

在他的后面，跟着十二个白衣汉子。

青衣老人在易菁菁身后两丈勒住坐骑，遥呼道：“大少爷到底将人截住了。”

杜伯文淡应：“老管家来得也正是时候。”

易菁菁即时“噗哧”地一笑，回顾青衣老人：“我还以为你就是杜飞鹏。”

杜伯文眼瞳中诧异之色更浓。

青衣老人一怔，叱喝道：“我家老爷的名岂是你叫的！”

易菁菁眨着眼睛：“可是，我已经叫了。”

青衣老人怒极反笑：“女娃子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”

“我是真的不知道。”易菁菁反问道：“你能否告诉我？”

青衣老人又是一怔。

易菁菁娇笑：“你其实也不知道。”

“少饶舌！”青衣老人也不知是好气，还是好笑。

易菁菁接道：“告诉我，你又叫做杜什么？”

“杜全！”

杜伯文那边突然道：“老管家，她是在拖延时间。”

“好狡猾的女娃子！”杜全目光一扫，一摇头：“这时候还有谁会来救你？”

易菁菁一皱鼻子：“你们本该在路上将我截下，不要让我进入这地方。”

杜伯文冷冷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就是住在这地方了。”

“他？”杜伯文又追问：“谁？”

“见到他你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这街上现在就只有我们。”

易菁菁说得很认真：“除非他不再理会我，否则，只要你们动手，他一定就立即出现。”

杜全四顾一眼，大笑道：“我看你还是不要拖延时间了。”

易菁菁摇头：“你们要动手，随时都可以动手。”

杜全目光转向杜伯文。

杜伯文冷冷地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什么人敢与杜家过不去。”

易菁菁一声轻笑：“我不就是了。”

“好像你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难道……”一个懒洋洋地声音即时从凌空落下：“最低限度还有一个。”

杜伯文一怔，抬起头。

所有的目光同时向声音来处望去，都带着诧异，只有易菁菁的眼瞳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欢愉，毫无疑问，她已经知道说话的是什么人。

语声来自长街旁边一座高墙之上。

那之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个黑衣人，猫一样懒洋洋地伏在那里，正向下望来。

他看来才不过二十七八岁，不算得太英俊，却看来令人感觉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，尤其是那种懒洋洋地笑容。

杜伯文看在眼里，心头一动，眼旁的肌肉突然一颤。他是省起了一个人。

杜全即时一声暴喝：“是什么人？下来。”

黑衣人只是笑，淡淡地看了看杜全一眼，没有作声。

易菁菁即时道：“他其实不算是一个人，最低限度，他自己时常都是这样对人说。”

“不是一个人？”杜全一怔。“那算什么？”

“猫——”易菁菁一笑。

“猫？”杜全又是一怔。

易菁菁一字字地道：“黑猫。”

杜全的面色不由陡然一白：“他就是黑猫？”

易菁菁道：“你要知道到底是不是，岂非简单得很。”

杜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那柄斩马刀不由自主护住了胸前。

易菁菁目光一转：“想不到你的名气这么吓人。”

黑猫叹了一口气：“比起你来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是凤凰，会飞。”

“而且是火凤凰。”黑猫又叹了一口气。“我看这小镇迟早要给你烧光。”

“你是说我又给你惹麻烦？”易菁菁始终一脸笑容，她的脾气一向很不好，可是在这位黑猫面前，却完全使不出来。

“这一次你惹的麻烦真还不少！”黑猫摇头。

“你害怕？”

“这种话好像不是你说的。”

易菁菁银铃一样笑起来，看也没有再看那些杜家的人。

他们也显然不将杜家的人放在心上。

杜全大怒，花白的胡子颤抖起来，手中那柄斩马刀呼呼欲出。

杜伯文却出奇地冷静，只是凝望着高墙上的黑猫，也不知在作什么打算。

易菁菁笑着忽然问道：“猫儿，你打算怎样？”

黑猫懒洋洋地在墙头坐起身子：“这当然要看他们打算怎样了。”

易菁菁轻望杜伯文：“听到没有？”

杜伯文冷冷地道：“我不是聋子，我手下的人也不是。”

“那你说，要将我怎样？”

杜伯文道：“已经说了！”

易菁菁仰首又望着黑猫：“他们一定要杀我呢！”

黑猫笑了笑：“那就等他们来动手好了。”

易菁菁又伸手一掠秀发。

杜伯文冷冷地道：“黑猫虽然名动江湖，杜家的人还未放在眼内。”

黑猫道：“就正如我没有将杜家的人放在眼内一样。”

杜伯文忽然问：“不是说，没有钱，你绝不会拔剑？”

“任何杀手都是这样的。”

“易菁菁给了你多少钱？”

“她从来没有给我钱，但无论谁要害她，都要问过我的剑。”

杜伯文冷笑：“她虽然没有给你钱，却给了你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”

易菁菁俏脸一红。

黑猫淡然道：“我只有两个朋友，她却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只是朋友？”杜伯文话中似有话。

易菁菁斥道：“是不是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没有，一些也没有，”杜伯文冷冷地道：“我们本来只是要杀你一个人，但多杀一个却也没相干。”

黑猫道：“多杀多少个在我来说都是一样。”

“我知道你是一个冷血杀手。”

“血不冷根本就不配做杀手。”

杜伯文目光转向易菁菁：“只是想不到，易金虹的女儿竟然会与一个江湖败类走在一起。”

黑猫若无其事，易菁菁的脸却一沉。

杜伯文接道：“易金虹侠名满江湖，应该不会是沽名钓誉之辈。”

易菁菁截道：“我是我，我爹是我爹，你别拉在一起说。”

杜伯文“哦”的一声：“看来你跟黑猫走在一起，易金虹不是不知道，只是管不来。”

易菁菁冷笑：“这是我爹爹的事。”

她一直都很平静，可是一提到易金虹就激动起来。

黑猫反而一些反应也没有，这若非他根本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这个人的冷静，实在可怕。

杜伯文看在眼里，口里虽然没有说出来，心头已然又一凛。

黑猫忽然道：“菁菁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绝不会为这件事激动。”

易菁菁看了黑猫一眼，咬咬唇，没有说什么，黑猫转顾杜伯文：“你若是真的有本领，又何必说这许多废话。”

杜伯文冷笑，抬手摸了摸胡子，猛一落。

杜全即时大喝一声，纵身从马背上拔了起来，半空中斩马刀一抡，迎头向易菁菁斩下。

苍白的须发逆风疾扬了起来，人看来就像是一头怒狮，这一刀的气势更慑人！

易菁菁看在眼里，一声轻叱，放马疾窜向黑猫那边。

那匹马果然神骏非常，一窜已到了高墙之下，眼看便要撞上墙壁去了，那知道却就在那一刹那停下。

易菁菁一抖披风，燕子般滚鞍下马，手一抹，剑出鞘。

杜全一刀斩空，人刀一旋，又一声大喝，再向易菁菁那边扑去。

那些白衣大汉同时挥刀疾冲了上来，只有杜伯文仍然站在原地，没有动。

跟随杜全追来那十二个大汉没有下马，就一一策马舞刀，杀奔易菁菁。

马蹄雷鸣，刀光电闪，喊杀连天。

杜全一刀先杀到，刀风激起了易菁菁的披风。

易菁菁同时飞起来，闪刀，出剑，“嗡”一声，长剑弹出数十道光影，罩向杜全。

杜全双手一转，刀光如轮，裂开剑影长身暴退，那十二个大汉飞骑旋即冲至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黑猫动了。

他伏在那里，看来懒洋洋，一些也不起劲，可是这一动，浑身都充满活力。

那枝剑同时出鞘，就像是一只猫突然伸出了它藏在蹼内的利爪。

人与剑有如一道飞虹，颺地从两个白衣大汉头上飞过，那两个大汉看在眼内，扬刀欲挡，但刀才举到一半，人头已然在剑光中飞离了脖子。

一股鲜血从断口冲出，无头的尸身一仰，就从马鞍上掉下。

黑猫去势未绝，射向杜全！

杜全斩马刀一翻，暴喝声中，一连十八斩。

剑光刀光相撞在一起，“铮”的一声，黑猫只接一刀，人与剑已借力飞回。

剑一闪，刺入了一个白衣人的后背，黑猫的脚接蹬在那个白衣人坐骑的臀上。

马惊嘶，黑猫借力身形倒翻，剑曳着一道血虹，“夺”的又刺进了另一个白衣人的咽喉。